

实力榜
中国当代作家
长篇小说文库

烟火男女

YAN
HUO
NAN
NV

著名作家阿成 + 肖克凡 + 石舒清 联袂推荐

只有隔阂，才能让人与人之间沟壑纵横，可以让彼此的熟识变成生疏，让深情变得淡漠，让河变成江，让海变成洋。但是，我和肖意，我们之间能有多深多宽的沟？

晓
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烟火男女

晓
秋
著

只有隔阂，才能让人与人之间沟壑纵横，可以让彼此的熟识变成生疏，让深情变得淡漠，让河变成江，让海变成洋。但是，我和肖意，我们之间能有多深多宽的沟？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烟火男女 / 晓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1

(实力榜·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7-5205-0773-8

I. ①烟… II. ①晓…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8005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封面设计: 杨飞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2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一章

1

天还尚早，打眼向外面一瞧，窗边才刚刚挂了一丝黛青，就接到尚文柳的电话，第一句便问肖意是不是在我家。

我还没从香甜的梦里醒过神来，正恼怒这大早不识时务的电话，没听出是尚文柳，嘟囔了一句，谁管得了她来着？

她没在你那儿啊？尚文柳的声音打足了气的球似的，一下子蹿出好高，我这才听出他的声音，恼怒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也不知前世欠了肖意什么，被她打扰不说，这大清早的还得叫她老公打扰。

我调整了一下表情，开玩笑地说道，怎么了，尚文柳，知道你对老婆好，也不能整得这样黏黏糊糊肉麻兮兮吧？肖意才出来几天哪，这就想她了？

不是不是，尚文柳赶紧说道，我只是想知道肖意是不是去了北京。怎么，你还不知道肖意到北京来了？她不是被单位公派来参加培

训的吗，她居然没跟你说？那你这个老公是怎么当的？老婆这么大的动向你都不了解，这老公做得可是大大的不称职。

肖意、她没和你说什么？我、最近是忙了一点，没顾得上关心肖意，结果她就跟我赌气，跑到北京去了也不和我说上一声，害我着急，到处打电话找她。知道她在北京就成。没事了，没事了。再见啊，陈伟悦！

挂上电话，我细细琢磨尚文柳的话，越想越觉这事儿不对劲儿，肖意到北京来，尚文柳居然不知道，而且，据我观察，肖意在去培训班之前，在我家住的几天里，也绝对没有跟尚文柳联系过。

吴天正在起床，瞅着我发呆的样子，他推推我，嘿，发什么呆呢？还不赶紧起床，不上班了？

肖意为什么不让尚文柳知道她到北京来？你说，他们夫妻之间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我问吴天。

吴天白了我一眼，真是狗拿耗子。告诉你，这没你什么事，人家肖意不告诉尚文柳有她不告诉的理由，你就别瞎操这个心了。好好地过你的日子好了。

哎，怎么说话的呢？我怎么狗拿耗子了？肖意是我的好朋友，她要有事，我跟着心里难过，知道不？所以我一定得了解真相，帮她化解与尚文柳之间的问题。

你以为你是谁？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我看你呀，最好问都不要问，夫妻间的事，是是非非，谁说得清？我看你还是别乱插一杠子，本来人家之间没什么事，叫你这一胡搅，没事也成有事了。吴天说道。

我一听也有理，肖意是一个激情四射的人，她对生活的追求可不像我这么平平淡淡，随遇而安，或者她到北京没告诉尚文柳是正想给



他们的感情生活制造一些平平仄仄的东西出来，免得夫妻间日子过得长了，彼此都有些倦怠了。再说，要真有什么事，她能憋得住不告诉我？这么多年了，她经历的哪件事我不知道啊！

可这样的话叫吴天说出来，倒显得是我很多事。我心犹不甘，知道吴天不想将这个话题再延续下去，便嬉笑着故意问道，要是我也像肖意一样悄没声息地离开，你会怎样？会不会像尚文柳那样到处找我？

吴天皱了皱眉，你觉得做这样的设想有意思吗？

那什么有意思呢？

赶紧起你的床，叠你的被，安安稳稳过你的日子，别吃饱了撑得慌，尽干些没名堂的事。

教训完了我，吴天的衣裤也穿戴整齐了，站在床边看着我，我说干吗呢？

做饭去呀！

凭什么老是我做饭？我咕囔着，吴天像没听到一般，径自去卫生间洗脸刷牙。

人生就是这样欲罢不能！我很哲人地大声吼了一句，也没听到吴天的应答。

算了，顾不上肖意了，还是像吴天说的那样，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自己，冲进厨房，开始烟熏火燎的一天。

2

我和肖意的友情可追溯的历史很长，得到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肖意跟着从邻县转学到了我们学校，成了我的



同班同学。那时的肖意正儿八经的一丑小鸭，瘦小黝黑，小眼睛，小鼻子，还不停地伸出舌头舔她那对厚厚的嘴唇，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朝天扎着，甭说有个女孩儿的样子了，简直像是街头的小乞丐嘛。

老师把她介绍给大家的时候，班上响起一片惊呼声，有的同学干脆喊开了，老师，她是不是没有爸爸妈妈？

老师很严肃地盯了一眼说风凉话的同学，齐子宣，肖意同学是咱们学校新来的肖老师的女儿，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同学。老师希望大家能接纳她，和她成为朋友，而不是说怪话。

同学们都不说话了。老师的话就像圣旨一样，在课堂上，谁还敢对老师说个“不”字。

尽管老师很希望我们大家能和肖意成为朋友，可事实上老师的愿望落空了。

在我们那里有很多的方言，在一个县里，乡和乡之间的语言语调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你一说话，别人绝对能判断出你是哪个乡的。县与县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相邻的县因为彼此的来往多一些，或者还可勉强听懂一些，那隔得远的县，方言之间就没什么通融性了，只能用普通话来交流，要是普通话说得不好，那就只有连说带比画，好比外国人不会说中文一样。

肖意那时说的是她们那县的方言，虽说能勉强听懂一些，可那时我们毕竟还小，又羞于说普通话，所以对肖意这个长得并不漂亮的同学压根儿就没什么耐心，不但如此，大家对她所说的每一句与我们很不一样的话都觉得好笑，尤其是在课堂上，老师让她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她是因为紧张，还是确实不会回答，总之常常是答非所问，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时的肖意，脸色便更加黝黑，她埋着头，





一双手不停地绞着衣摆。

下了课，没人和肖意在一起玩，女同学玩皮筋、玩跳房子、踢毽子、跳绳、打石子房，所有的活动里面都没有人邀请肖意参加。肖意孤零零地立在一旁，一脸落寞地看着大家玩得开开心心。有时候，她不看，独自坐在教室里，在一张废旧卷子的另一面涂涂画画。我曾经偷看过她的画，那绝对是一个沸腾的大操场（我想比我们学校的操场要大多了），有人在玩单、双杠，有人在打排球和篮球，有人在拔河，还有踢毽子的人，在这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个笑得最为开心的小朋友，她的胸前写着“我是肖意”。当时我看着画几近愣怔，这是一个多么向往人群的同学啊！我觉得自己好像读懂了或者说感受到了肖意内心的寂寞，我有些同情她了。于是，我试着跟她接触。

我不知道一个人内心寂寞久了，反而会对别人的亲近产生一种本能的抗拒。肖意那时就是在躲闪着我跟她的亲近。但我一点也不气馁，我继续友好地对她微笑，友好地和她说说话，甚至还友好地装着不经意中拉住她的手。那时我们喜欢带些家里自制的零食，最多的就是各种干菜：茄子干、南瓜干、丝瓜干、冬瓜干、霉干菜……这些干菜，虽说制作方法是一样的，可配料各不相同，所以相同的干菜，有些同学家的就好吃，有些同学家的就不好吃。那时我们也凭着关系来分配各自的零食，我和你好，就会在分吃的时候多掰一些下来给你，今天我和你闹别扭了，我就故意当着你的面把东西分给除你以外的其他人。而不任什么时候，肖意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没有人曾给她分过什么吃的，她总一个人吃自己的。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把我带的零食分给了她。肖意最初并不接受，我硬塞给她，我说吃吧吃吧，我家还有呢。肖意就接过来，怯怯

地送到嘴里，轻轻地咬上一口。

我问她好吃吗？

她点点头。我笑。

我明天也给你带。肖意说。

我很高兴，忙不迭地点着头，她接受了我的零食，又对我说这样的话，这就表示她不再拒绝我对她的友好了。

第二天，她果然给我带来不少干菜，不像我们每次带那么一块两块，她是用手绢包了满满一手绢，是各种不同的干菜。她往我手里一放，说，吃吧吃吧，这些都是我特意给你拿的，我妈晒的干菜可好吃了。

我拿起一块茄子干，果然味道独特，不仅甜，而且口中留有余香，是我从来没吃过的一种味道。

干菜自然成了我们亲近的桥梁，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还总是把肖意带到其他女同学那里，我让她把她带的干菜分给她们吃。可是，几乎没一个同学十分痛快地接过肖意的干菜，有些人甚至转过身去，对肖意递过去的干菜理都不理。肖意眼里的泪花激起了我的怜惜感，我一把夺过肖意手上的干菜，狠狠地咬上一口，冲那几个转过身的同学吼一句：给你们吃是看得起你们，别把自己当什么似的！我拉着肖意跑开了。

不知道是不是干菜的力量，慢慢地还是有几个同学接受了肖意。肖意很开心能有人和她一起，她攒足劲似的把家里的各种干菜带来分给同学们吃，大家也对她消除了轻视和莫名的敌意。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肖意的一双手竟长满了一种疮。疮溃烂时，散发着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班上再也没有人敢吃她带来的干菜，也没人敢跟她玩了，情形又回到了最初的时候。



在这种危难的时候，我没有离开肖意，我用少年顽强的个性坚持着我对肖意的友谊。

很多人都说肖意手上的疮会传染，我和肖意形影不离，等于是把自己从那个紧密团结的群体里脱离了出来，自此以后，肖意再不是形单影只，而是我和她一起远离着热闹，远离着各种群体的游戏。

这或许就是我和肖意友谊的源头，只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肖意手上的疮好了以后，班上的女同学们在老师的干涉下又开始接受她了，于是肖意家的干菜又成了非常热门的吃食，慢慢地，肖意成了班上最让人眼羡的人物。为了能从肖意那里讨到她的干菜，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愿意把她拉过来和自己一起玩。有了玩伴的肖意这个时候已经想不到我了，在别人的唆使下，她不愿意理我，对我置若罔闻，甚至告诉别人，我之所以和她在一起玩，就是为了多吃她的干菜。

忽然之间，我成了没人欢迎的人，大家都躲着我，远远地看着我指指点点。偶尔有同学过来跟我说上几句悄悄话，肖意发现了，便大声地喊着那个同学的名字，把她叫走。我看到肖意望着我时那得意非凡的笑。

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孤独，孤独不是没有人和你玩，不是在所有的人都笑着的时候你不能笑，孤独是被出卖被伤害而又无法言喻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好朋友的出卖和伤害！

这是当年九岁的我最深最深的体会。

后来，和肖意聊天时说起这段往事，说起那时我深入骨髓的孤独和疼痛时，肖意便躲闪，躲闪不过，就作投降状，说好好，陈伟悦有肚量，那时肖意是混蛋。

我嘻嘻笑，攒足了劲狠夸自己，那是，我基本属于大肚能容天下



难容之事的人。所以才有如此魅力，引得你肖意从此死活要与我黏糊到一块。

肖意白了我一眼，还真能顺着梯子往上爬啊，其实你只是缺个心眼，你要多个心眼，我们都黏糊不到一起。

想想也是，我那时大抵属于那种别人一说好话便会心软的人，尤其看不得别人流泪，所以虽然性格上是比较倔强的，但终不是个会玩心眼、刁钻难处的人。

3

我到底没能忍住，打电话告诉肖意，尚文柳打电话找他了。肖意却一点也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他还是找到北京来了，就把话题晃了过去。

听肖意话里的意思，她和尚文柳之间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事。我忍了忍，还是没把吴天的告诫当一回事，问肖意，喂，说清楚啊，你和尚文柳到底怎么了？这世上还有老公满世界找老婆的？说，你这次又玩出什么花样把人家尚文柳欺负了？人家可是你看中的，不是死乞白赖非追你不可的。

停停停……陈伟悦你给我住嘴！肖意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喊起来。

我说的不是事实？

事实是事实，可就是太古老了，那多少年的事还提？

怎么了？多少年前的事实就不叫事实？

咳，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不被造就成另外一个样子啊？就说你陈伟悦吧，当年一个风风火火、闲不下五分钟的人，如今你看看，简





直老态龙钟了嘛。

喂，不用这么损吧？我最多也就是达到了慵懒这个词的程度，怎么就老态龙钟了？——哎，等等，说你和尚文柳，扯我干吗，想转移方向啊？

说你笨还不信！肖意得意地说。

好了，便宜你也占了，现在该说说你和尚文柳之间的事。

我、和尚文柳离婚了！肖意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不过，我们只是协议了一下，还没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我吓了一跳，又涮我是吧？

嘁，这种事能拿来涮人？你真是越来越弱智了。

我一想也是，我是她多年的好朋友，尤其是高中的三年，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可她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认识我，我班上所有的同学也认识她。有人要找我时，肯定会有人让他去找三班的肖意，同样若有人要找她，也一定会有人说找五班的陈伟悦。所谓形影相随，说的就是我们，只是不知道谁是谁的影子。

先且不说我们有这样牢靠的友谊基础，让她不可能涮我，单是离婚这样严肃的事情，本身就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

尚文柳不是对你一直都挺好的吗？你给人家闹出那么多事来，他都宽容原谅了你，怎么你还要离婚？

你是在幸福的蜜罐里泡着，当然体会不到我的苦楚。他是对我好，可有什么用？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还居然跑到乡下挂职去了，你说他多没出息，能安安稳稳待在机关也成啊，可他偏不，说什么要到乡下去锻炼，结果倒好，他这一锻炼就再也回不来机关了——有多少人觑着他的那个位置，你也知道咱们那个小地方，谁不想在机关寻个



位置？好家伙，他自己倒是老老实实让出来了，还说什么到基层去更能锻炼人。一周回一趟家，整得跟个农民似的，浑身上下没一处干净的地儿，一问他，真有种，居然还真的跟着农民下地呢。

尚文柳有自己的想法嘛，你不要老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他。你老说他没用，可我就觉得他的想法也有得当之处，你说人在机关里，整天除了往椅子上一坐，一张报纸一杯茶耗掉大半天，再串串办公室，说说东道道西，一天也就结束了，这样的日子过着确实也乏味着呢。

嫌过得平淡，那就有点出息啊，大学一毕业就进了政府办公室，几年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想上进倒是去跑跑呀，真以为馅饼是天上掉下来的？

瞧瞧你，人家寻求发展吧，你不乐意他下乡；在机关耗吧，又嫌他没出息。肖意你让人家尚文柳怎么办啊？当初把人家说得天花乱坠的是你，如今嫌人家没长进的还是你，你叫不叫人活了？

嘿，别提当初了，想起来就悔断肠子。也不知道那时眼光怎么就那么窄，见他有一副好皮囊，又蛮有才气，想着跟他在一起，生活肯定不乏情趣。可事实上呢？过得现实而杂沓，一点浪漫的情怀都没有。不说别的，就说我们结婚纪念日吧，还没等到呢，他就咋咋呼呼起来，等到了，他反而忘得一干二净。

别忘了他在你出差回来的时候捧着鲜花去接你的情形。肖意曾说过，她第一次出差，回来时尚文柳是捧着一束鲜花去接她的，那天正是阴天，亮丽的鲜花在灰暗的背景中显得格外夺目。

还说呢，他好不容易想起要给我买束鲜花，却早早地就打电话告诉了我，让我一点惊喜的心情都没有。

生活嘛，总是现实的，能想得到就是他的心意。至于所谓的情调





啊浪漫啊，那是能果腹啊还是能取暖？我劝道。

陈伟悦，你怎么也会变得这样？肖意大叫起来，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忘了那年下的那场雪了？是你急死急活把我从被子里拉出来，硬要我陪你去踏雪，虽然天寒地冻，但一片白茫茫、纯净得让人感动的雪野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沿着铁路线一直走啊走，都不知道走到了哪里，可是我们两个人都开心得跟小企鹅似的。你当时戴着顶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男人的鸭舌帽，很可笑可是也很可爱啊！我呢，穿了件我老爸的大衣，还把你裹在了大衣里，我们还冲着从身边飞过去的列车挥着手大声地跟那些趴在窗边的旅客打招呼……你那时的热情，你那时的浪漫，谁又能比得过？可是现在，你怎么这样安于现实的平庸？对生活的平淡这样无动于衷啊？

肖意的话像清冽的露水，一下子滋润了我的记忆，是的，还很年少的时候，我是个非常不安于现实的人，我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对于那场雪，其实是后来我和肖意说得最多的、最值得我们留恋和幻想的一件事。那一场无边的大雪里，我们俩就像两个滑稽的雪人，通红着鼻子和脸蛋，在毫无方向的雪野里迎着雪狂奔……

那一片橘子林里，已经被覆盖着厚厚的雪了，落尽了枯叶的橘树，沉默地立在寒冷中，它们每一根枝杈都挺着一层洁净的雪，好像冬日里一个特别的节日，雪为它们做着最尽心尽意的装扮。我和肖意在每一棵橘树旁立定的时候，都不敢大声说话，虽然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可我们还是担心自己的声音会惊吓着那些橘树。我们踏着雪，每一步都是提着心轻轻地踏下去的，因为我们害怕雪咯吱咯吱的声音冷冷地响起来时，会惊动无数沉睡的梦……

那一天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的手脚都冻得冰凉，连话也不会说

了，只会哆嗦着麻木的嘴唇呜里哇啦。肖意也是一样，她把我裹进她的大衣里，温暖的感觉一层一层地泛起来，等我可以正常说话的时候，肖意大衣里已是一片凉意了。我们无所顾忌地大笑，在苍茫一片的雪野里，像两只不畏寒冷的小鸟，笨重地，却是欢快地飞翔着……

可是那样的日子没有了，青春亦像小鸟一样扑棱着翅膀飞远了，年轻的情怀早已随着岁月的沉积而湮没了，除了对往日的追忆能令心有些许感动之外，剩下的，便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繁杂、平庸和沉闷。

我不知道怎样去回应肖意的那些回忆，谁都有年轻时的风花雪月，谁都有青春的轻舞飞扬，可是，谁又能抗住岁月的磨砺，谁又能真的让心永不言老呢？

我苦笑了一下，这个肖意，三十多岁的女人了，怎么还活在十七八岁的梦里？

可以了。我对肖意说，至少尚文柳还知道给你买玫瑰花，我结婚都十几年了，至今还不知道手捧玫瑰的感觉。

你不懂，伟悦，没有情感的滋润，我的心是靠不岸了的。

我真的不懂你。我说，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你如此无视尚文柳，一心只想要到外面寻找你的情感停泊地，难道尚文柳的宽容，尚文柳的无私就不能让你的心暖一暖吗？你难道不觉得你这样对尚文柳很不公平吗？

我承认，我的所作所为是对他不公平，可现在我们不是要离婚了吗？也可以说是我解脱了他，从此他就不必受我的牵制和影响了。肖意很轻松地说道。

肖意……



喂喂喂，说教完了没有啊？我们实质上是已经离婚了！就算你有海水一样丰富的同情心，也不能再让我和他复原最初的状态了，拜托你关心关心我好吧！

我叹了口气，你活得比谁都滋润呢，我还能关心你什么呀？

好没良心的家伙，忘了当初我是怎样舍命陪你的？如今倒没有一点怜惜之情。你别以为只有尚文柳才值得同情，我也是受伤者。没有一个女人会在婚姻崩裂的时候有轻松感的。

那你还想着离？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尚文柳还在等着你呢。

看看，又把话题兜回去了不是？一双再合脚的鞋子，如果你不喜欢它的样式是不是就老想脱掉？

我摇摇头，算了，不讨论鞋子和脚的问题了。说吧，我怎么关心你？

简单噢，后天是星期天，我们放半天假，陪我去逛街吧！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慰藉我这颗受了伤的心。

美得你吧！我气哼哼地说。她刚来北京的那两天，我倒是陪她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大商场里逛来着，可每次都是一到女装部她就走不动了，硬是把每一件她喜欢的衣服都试了个遍，最后却一件也不买，把那些围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售货小姐气得脸都绿了，眼白都翻成海，快把我们淹死。

陪她逛街是件痛苦的事！

挂电话之前，听到里面肖意的喊声，我等你啊！

4

我和肖意，不知道是不是前生就有扯不尽的恩怨，从她转学来的

那年开始，我俩就一直在离离合合中纠缠。好的时候，好成了一个人，谁也不容对方离开自己，我们一起逃课，一起做纸牌，躲在我家或者她家玩争上游，一起去做些不三不四的事，比如跑到学校后面的菜地里，偷摘别人的蔬菜和瓜果，刨人家的红薯，拔人家的花生。做这些事的时候通常我是策划者，肖意是行动者，因为她手脚灵活，行动敏捷，且力量比我大，而我这个智慧型的人物也只能在行动中做个点拨和望风的。一旦我们俩关系恶劣起来，则水火不容，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就没有了可以保守的秘密，肖意会把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坏事都说出来，当然，她说的时候只有我的事，而没有她的事。于是，我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我其实完全可以在肖意攻击我的时候把她也一起供出来，让别人知道，坏事其实是她做的。但奇怪的是，依我那时敢做敢为的性格，竟然一次次忍受了肖意的出卖，我没有向任何人表白过，也没有说出肖意。在我十分不得意地成为别人背后欣赏的风景时，肖意竟像是一枝独秀的花，烂漫而无忧。直到后来，肖意才说，她原本只想用这种方式来打倒我，不要我过于得意，却没料到后果会是那样严重。她说当她看到同学们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的时候，她惆怅到了极点，也害怕到极点，她怕当我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时，会遭遇和我一样的结局。可是我从来都没说过什么，这使她内心充满了沮丧和懊悔。

我和肖意在钩心斗角中，在彼此制造的风风雨雨中，上完了初中，从高中开始，两个人像被什么点化了一般，一下子铁了，我不计前嫌，抛开以往的恩恩怨怨，也算是以真心换诚心，也或者是多年的磨合，让我们彼此都意识到内心对友谊的极度渴望吧，反正我们从此坦诚相待，连自己最隐秘的事情都会毫无保留地袒露给对方。